

● 赵儒孝 著

泉城惊梦



★ 黄河出版社

千般相爱

万般寻觅

历尽坎坷

美梦圆



作者简介

赵儒孝，男，山东淄博人。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以后，一直在党政机关工作。平生爱好文学，退休以后，痴心不改，边学边悟，刻苦创作。1999年长篇小说《雪夜》问世，《泉城惊梦》是近两年的又一新作。

卷首

他把目光搁在大明湖畔那座假山上，夜色中见一位女子飘飘缈缈走来了，苗条的身子似柳树摇风，亮丽的头发轻轻飘动，乌珠似的眸子、不高不矮的鼻梁、有角有棱的嘴唇……尤其是脸颊上的酒窝笑靥，这是他梦劳魂想的一个身影啊！

赵云海热血沸腾了。

“如——玉！如——玉！我找得你好苦啊！如——玉！如——玉！……”他大声地呼唤，嗓子却发不出声。他恨不得一个箭步蹿上去，把失踪二十多年的未婚妻紧紧地抱住，身子却动不得。于是他拼命地挣扎、挣扎……挣扎中他终于抱住如玉了，但仔细一瞧，依偎在怀里的却是去世三年的结发妻子尚小琳！他乍猛一愣，顿时呆了。

小琳仰着一张桃花脸，秀眼里含着泪花，脉脉含情地望着他。许久，她突然抹了一把泪水说：“云海，快！快去找如玉找回来吧，她还活着！”说罢，一阵清风不见了！

云海打了个激灵，猛地惊醒了，浑身上下全是汗水。

“唉！这是咋的了，咋做了这么个梦？唉！这是咋的了……”他一边嘟囔，一边披衣下床沉思起来了。

他想，小琳临终前曾经说过：“云海，你再去找找如玉啊！也许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”今天夜里小琳又把话说得这么绝，难道如玉真的还活着？

二十多年来,云海为了找如玉,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。远的不说,就说小琳去世以后这几年,他跋山涉水,四处寻访,到头来却是泥牛入海,渺如黄鹤。他几乎绝望了。然而,梦中听了小琳的话,他心里又升起一团希望之火。

太阳刚刚爬上西墙,云海便匆匆出门。他是想去有关部门查一下,有没有发现寻找如玉的线索。可他刚出门,邮递员吆吆喝喝送来封电报。打开一看,是女儿凯旋从杭州发来的:“爸,女儿‘五一’订婚,速来杭。”他捧着女儿的电报,心里不禁焦急起来了。“这孩子,这事办得不是时候嘛!”可转念一想,又觉得女儿的亲事是该尽快定下来了。于是,他只好把寻找如玉的事暂时搁下,当天就挤上了泉城开往杭州的火车。

赵云海这是第三次去杭州。

两年前,女儿凯旋考上大学时,是他把她送到杭州的,这事至今想起来还心潮澎湃呢。

凯旋是在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大学的。赵家有史以来出了个大学生,云海居然激动得三宿没睡好。但他一想到相依为命的女儿就要离开,心里又觉得空荡荡的。于是就想,等女儿毕业了,一定让她回泉城,这里是她的根。临行前,他特意带着女儿去瞻仰解放阁、英雄山,试图将女儿的心留住。

在解放阁,他指着石碑上一行烈士的名字说:“凯旋,这位是我们连的王排长,这位是战士小杨,这位是一排排长……他们都是解放泉城的时候牺牲的英雄啊,咱们可要永远记住他们呀!”

在英雄山,他指着一座高大的坟墓说:“这是一位巾帼英雄的墓。闹鬼子时期,她不顾个人安危,打入敌人内部,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,后来由于叛徒出卖,英勇牺牲了!她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英雄啊!”

千叮咛,万嘱咐,总之一句话:泉城是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,女儿毕业了,一定要回来把它建设好。

女儿是听话的。在父亲讲述的过程中，她乖乖地眨巴着眼睛听。最后她郑重地说：“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
杭州历来就被人们称作人间天堂，西湖又是这天堂里的天然画图。“欲将西湖比西子，浓妆淡抹总相宜”，便是古人对西湖的写照。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赵云海，如入仙境，心旷神怡。父女二人利用开学前的空隙，漫步西子湖畔，瞻仰秋瑾墓，参观岳飞庙，攀登六和塔，云海脸上的皱纹都乐开了花。

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满面春风的赵云海领着女儿走进了西子湖畔闻名中外的“楼外楼”。从服务员递来的菜牌上，他点了西湖醋鱼和东坡肉。

他说：“来到杭州不吃西湖醋鱼等于白来一趟。这东坡肉嘛，凯旋，你知道它的来历吗？”

女儿灿烂地一笑说：“爸，这谁不知道。苏东坡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，疏浚了西湖，将四周的田地变成旱涝保收田。过年的时候百姓们抬猪担酒去感谢他。苏东坡推辞不掉，只得把猪肉收下了。但他把猪肉叫人切成方块，焖得红酥酥的，然后按照疏浚民工的花名册，一家一块分给百姓们过年。从那以后，这红酥酥的肉也就成了东坡肉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成为杭州的名菜。”

云海咧着大嘴说：“好，好，说得好！”

说罢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酒，长长地出了口气，文绉绉地说：“杭州曾有过帝王贵妃的歌舞醉迷，有过文人隐士的吟咏丹青，有过志士精忠的碧血衷肠，有过奸佞小人的负国奇耻，可真是陶冶情操的好地方。凯旋，你可要珍惜这个机会，多学点东西啊！”

凯旋频频地点头，更加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了。

天上星光闪闪，地上华灯烁烁，杭州城渐渐进入夜景。赵云海回到下榻的西湖饭店的四层楼上，面对窗外水波潋滟的西湖和浸透月光的三潭大发感慨。他一会儿谈岳母刺字的故事，一会儿讲唐后主是如何丧国的。女儿深怕年近花甲的父亲兴奋过度，有伤

身体，再三劝他早点休息，可他怎么也刹不住车。无奈之下，女儿拿来一本《西湖传说》让他看，试图让他安静下来。

云海接过女儿递来的《西湖传说》，飞速地翻阅着。突然，目光在一首宋词上停下了：

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

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！错！错！

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蛟绡透。

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！莫！莫！

这是陆游的《钗头凤》。

云海默读着这首《钗头凤》，更加不安了。他想起失踪多年的未婚妻子白如玉，想起被病魔夺去生命的结发妻子尚小琳，心里难受得如同针刺一般。如玉和小琳，一个跟他生生死死相爱十多年，到头来却不得团圆；一个跟他患难与共十多年，却有始无终。陆游和唐婉，是他老母亲一拐杖将一对鸳鸯打散的，我呢，我赵云海跟如玉、跟小琳是什么东西打散的？是战争？是魔鬼？还是命运？他苦苦思索着。他的脸色由红变黄，由黄变黑，最后双目一闭，将头靠在沙发上，两行老泪淌满了腮。

不知内情的女儿吓慌了。

“爸，你这是咋的了？”

“爸，你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爸，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女儿的呼叫声，使他从遥远的梦中归来了。他慢慢地睁开眼，望着女儿一塌糊涂的脸，心疼地说：“凯旋，别这样，爸爸没有事，爸爸有点累，咱们休息吧。”说罢，给女儿扔下一个谜，慢慢悠悠进了卧室。

阳春三月，春回大地。眼下的西子湖畔，正是莺飞草长，柳桃夹岸，湖光十色，游船如梭的季节。就在这季节，云海第二次来到了杭州。然而，这一次他却无心欣赏西湖美景，他正被一件事搅

得心神不宁。

今年凯旋回家过春节，云海发现以往活泼好动、妙语连珠的女儿，变得沉默寡言、心事重重的。云海心里就嘀咕，女儿是在学校里受了欺负，还是学业碰上难解的疙瘩呢？云海反复地琢磨着。但每次问到她，不是笑而不答，就是拿话岔开，问急了，她就说：“爸，你瞎猜什么呀？我这不是很好吗！”

这天，云海收到女儿的一封信。女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，她恋爱了！男方是个福建人，姓李名平凡。这两年，平凡在学习上给了她很大的帮助，尤其是刚入学的时候，她的功课跟不上，是平凡帮她将在“文革”中没学到的东西补上的。她写道：“爸，平凡是个忠厚老实、善解人意的年轻人。他年长我一岁，很般配的。我已经爱上这个年轻人了！春节回家时，本想当面告诉您老人家，可又担心您不同意女儿找个南方人，我真不忍心让您过一个不愉快的春节呀……爸，成全我们吧……”

“够了！”云海吵哑着嗓子喊了一声，“啪”地把信拍在桌子上了。

云海怎么也想不通，孩子大了咋就如此不听话。原来咱不是说好了，学成归来建设泉城吗？再说你就忍心将爸爸这个孤老头子扔在泉城吗？俗话说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到了苏杭，忘了爹娘。”难道凯旋也是这样的人？不会吧？

云海继续读起来。她写道：“爸，我与平凡商量好了，等我们毕了业，结了婚，就在杭州安个家。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家。泉城是座古老的文化城，‘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’嘛！泉城又是座英雄城，山东历史上的大事几乎都是在这里发生的。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怎么能把它给忘了？所以，泉城这个家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。但我也想在杭州安个家。杭州历来是名流荟萃的地方。西湖风景不仅春天有，夏日里接天连地的荷花，秋夜中浸透月光的三潭，冬雪后疏影横斜的红梅……您在泉城呆腻了，就来

杭州这个家；您在杭州呆烦了，就回泉城那个家。这样岂不是在您的晚年生活里又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？”

然而，凯旋设计的这道风景线，丝毫没有打动父亲的心。他是决不会离开泉城的。这里有他长眠地下的战友，有他妻子的英灵，更有一个深藏心底苦苦等待二十多年的梦。女儿的风景区，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喜悦，反而引发了他内心深处的疼痛。于是他窝着一肚子火，次日一早就坐上火车气势汹汹地去了杭州。

云海本来是想，到达杭州见到女儿后，先来个“暴风骤雨”，再来个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。待她想通了，就在他面前表个态，立马跟那个福建小子吹了，集中精力好好学习，毕业回到泉城后，再谈恋爱也不迟。可他来到杭州看到女儿的时候，同时看到了一个年轻人。年轻人很有礼貌地自报家门说：“大伯，我是平凡啊！是凯旋的同学。您老人家大概也累了，先到宾馆住下歇歇吧？”

云海听到“平凡”二字，乍猛一愣：“噢，他就是女儿信中说的那个李平凡？好一条汉子哟！”

在他的心目中，凯旋信上说的那个李平凡，一定是小白脸、小矮子、瘦瘦的，说起话来像公鸭叫，让人心里不舒服。可眼前这个李平凡，个头足有一米八，紫铜色的皮肤，国字脸，浓眉，大眼，方嘴，说话带着北方腔，标准的山东大汉嘛！仔细看，好像在哪里见过面，一时又想不起来。再仔细瞧，觉得又像他赵云海！脱掉这身学生服，换上云海当年的军装，活脱脱就是云海嘛！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相貌相同的物种，难道也有相貌如此相同的人？

云海在杭州只住了一夜，次日一早便回了泉城。当他回到大明湖畔的家里时，只觉得浑身酸叽叽的，脑袋沉甸甸的，犹如经历了一场大病那般难受。

在杭州，他在女儿面前虽然把准备好的“暴风骤雨”给免了，可还是进行了一番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。但女儿的表现好像比他还成熟。在他说理的过程中，女儿不哭、不闹、不争、不辩，静如秋

水,洗耳恭听。最后只说了一句话:“爸,假如你实在不同意这门亲事,我可以跟他断绝关系!不过你可不要做祝英台她爸那种爸呀!”

短短一句话,把云海说了个愣,心里刺得有点疼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那个电影他看过。那是在泉城大观园里看过的。当他看到梁山伯晓得了祝英台的女儿身,匆匆赶到祝家求婚时,却遭到英台她爸的冷落和拒绝,好端端一对鸳鸯就这么让一个糟老头子给打散了。当时他恨透了那个祝员外,恨不得冲上银幕把他揪住暴打一顿。可那终归是戏剧,是传说。现实中的赵云海你做了些什么?你口口声声说让女儿学成归来建设泉城,难道国家培养大学生就为建设一个泉城?这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嘛!你要把女儿放在身边,难道她能陪你一辈子?这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嘛!你不同意女儿跟一个南方人相爱,总以为人家委琐,可平凡那孩子不是一条堂堂的男子汉吗?

内疚、羞愧、后悔的心情使他焦躁不安。他想立马给女儿写封信,对她这桩亲事表个态,一时又不知如何表述为好。信是写过了,但写了撕,撕了又写,三天过去了,居然没有写成。情急中他跑到邮局发了封电报,只有一个字:“可!”

云海这次来杭州,心情是愉悦的,急迫的。他听着火车叽哩咣当的车轮声,心里急躁得不得了。他想,这火车咋就跑得这样慢呢?就不能提提速跑得快一点?他要尽快地见到凯旋和平凡,尽快地把他们的亲事定下来。他还要尽快地去把失踪二十多年的如玉找回来呢!

然而,云海这次来杭州,并没有把女儿的亲事定下来,却被一个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的巨大惊喜惊呆了。此时此刻,他突然觉得时空是如此狭小,一个遥远的世界仿佛一瞬之间就来到了眼前。可谓人生短暂,世事无常,宛如梦境一般。于是后来就有了这部书,书的名字就叫《泉城惊梦》。



第一章

泰山山脉往北绵延数百里，不知哪个年代发生的一次百川沸腾，山冢岑崩，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的地壳运动，又造就出来一座座山，一道道峪。这山，层峦叠嶂，怪石嶙峋，其险无比；这峪，道道连通，百转千回，深不可测。冬天来临的时候，这里常常是雪花霏霏，缓缓然下，漫天皆白，银装素裹，令人赏心悦目；夏日到来的时候，它又变得草茂林翠，鸟语花香，山涧流溪，淙淙有声，可谓别有一番情趣。在跌宕起伏的崇山峻岭的尽头处，平地里又拱出来两座山：一座是青石山，名曰青龙山；一座是熟石山，名曰白虎山。两山之间夹着一道峪，像条绫子一样飘飘悠悠数十里，又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绫子峪最东端的低凹处，藏着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，叫紫薇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是中国人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。这天，日本侵略军突然向北平郊区的卢沟桥发动进攻，中国军人奋起抵抗，抗日战争爆发了！然而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地处范阳县西部山区的紫薇村，却依然这般祥和宁静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紫薇村里一场“娃娃拜亲”的喜剧热热闹闹地开始了。喜剧的划策者是村里的私塾先生、人称九爷的赵圣元，主角是赵玉麟的儿子赵云海和白道周的女儿白如玉。

云海跟如玉是同年同月同日几乎又是同时出生的。据说他们

出生的那天，如玉的二婶王素珍夜里做了个梦，梦见一对金凤凰在青龙山上叫了一夜，声音那个美妙、那个动人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。翌日一早，她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想到青龙山上看个究竟，可她一出门，突然从嫂子赛金凤屋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，连忙跑去推门一看，是嫂子临盆了。她又是烧水，又是铺草，在一片慌乱中一个女孩降生了。随着女孩的一声啼哭，二婶惊奇地看到，这女孩的小身子就像洁白无瑕的玉，一张小脸像瓜子，上面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摆列得恰到好处，简直就像仙女一般。二婶高兴地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她嫁到白家这些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孩子呢。

就在她为侄女的出生欢天喜地的时候，丈夫白道厚跑来告诉她，赵玉麟的媳妇解秀兰也刚生了个孩子，她生的是儿子。二婶更加兴奋了，脚不沾地地就往秀兰家跑。她看到秀兰的儿子时，简直惊呆了：刚脱离母体的孩子竟然显出一张国字脸，两道黑眉毛，一对黑眼睛，一个正方嘴，就跟神童一般。

“噢。噢。怪不得夜里梦见的凤凰不见了，它们一定是投生到了赵家和白家！”二婶似乎恍然醒悟了。

二婶越想越兴奋，居然风风火火跑到大街上，站在那棵老槐树下，就像领袖人物向民众发表演说那样，将她的所见所闻，尤其是夜里梦见凤凰的事向乡亲们宣布了：“乡亲们哪，你们快去看看俺家嫂子跟赵玉麟的媳妇生的孩子吧，一个像王母娘娘跟前的仙女，一个像玉皇大帝跟前的神童，他们是青龙山上飞来的凤凰托生的呀！吉星高照呀！吉星高照呀！咱们这个穷了几百年的小山村要变了，变得不再受穷了……”

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更多的人以为她的话虽说有点玄妙，但它总是个好兆头，谁不愿意穷了几百年的紫薇村来个地覆天翻的变化？

云海和如玉是同时走进私塾书房的。如玉是闯进男孩中的惟

一的女生。在孔老夫子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影响下，男生和女生谁都不跟谁交往，各读各的书，各写各的字，平时见面谁都不理谁。开始，他们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弟子规》的时候，男女生的学习进度几乎是齐头并进的，谁也没有落下谁，可是读到《千字文》的时候，形势就变了。云海和他的男生们，读的是南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撰写的《千字文》，如玉读的是清代的《闺训千字文》，亦称《女千字文》。其实无论哪种版本，都是生字多多，语句乖戾，苦涩难读。但男生们可以相互交流，互相帮助。尤其是云海，凭着自己的天赋和较强的记忆力，一马当先跑在最前头。许多男生纷纷向他求教，一时成了书房的小先生。可如玉就不那么轻松了。什么“栋柴执爨，煮蒿焚香”，“争奁竞产，罔顾羞慊”等等，不仅念起来拗口，其中那些“爨”字、“蒿”字、“奁”字等等简直就是些拦路虎，念起来老卡壳。老师在时可以去问老师，老师不在就无计可施了。如玉也看到男生们有不识的字去问云海，云海总是不厌其烦地教，如玉羡慕得不得了。她也很想去问云海，可每次只有想法还没有行动，心就跳，脸就红，折腾半天还是不敢靠近云海半步。

这天老师出了门，如玉又遇到生字了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她只得去向云海请教。她深深吸了口气，壮了壮胆，捧着书本姗姗向云海走过去。在四目相对的那一霎，如玉的嘴唇动了几下，却没有出声。

“如玉，是不是遇到生字了？”云海首先开口问道。

“嗯、嗯。”如玉慌乱地答应着，接着伸出纤细的手指指着“殊失闾范”一句中的“闾”字，轻声慢语地问道：“这字念啥呀？”

云海随口答：“念‘捭’。‘闾’和‘捭’音同字不同，意思也不一样，‘闾’是门坎，‘捭’是捭柴禾的捭，你只要记住这个‘捭’，就记住了那个‘闾’。”说完又在她手心里写了个“捭”字。

如玉望着手心里那个“捭”字，慢慢地离开了。

这天晚上，如玉早早地上了床。在朦胧的月光下，她难以安眠

了。她想起白天在书房向云海问字的那一幕，心里总是扑扑腾腾的。她望着手心里那个没舍得洗掉的“捆”字，心里就想，云海真是善解人意的人。你看，他是那么友善，那么乐于助人，俺若有这么个哥哥多好呀。

第二天她再见到云海的时候，心中不仅产生了一种敬意，而且觉得他跟自己相距如此之近，仿佛是被那个“捆”字捆在一起了似的。从那以后，如玉和云海的交往就日益频繁起来。

夏日的五月，是小麦成熟的季节。大片大片的小麦被强劲的西南风吹得迭宕起伏，犹如大海一般令人神驰。在靠近青龙山的那片最大的麦田里，云海手持一节竹竿，上端捆着树枝，跑来跑去地驱赶那些鬼鬼祟祟偷吃小麦的麻雀。就在他跑来跑去咋咋呼呼驱赶麻雀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另一片麦田里，有一个女孩，也在跑来跑去的。一头乌发被风吹得乱乱的，身上蓝色小褂闪着亮光，在汹涌的麦浪中时隐时现，时高时矮，时大时小，犹如大海上飘摇的一叶小舟。云海看清了，那是如玉，她跟自己一样也在同偷吃小麦的麻雀“作战”呢。

现在的云海已经不是两年前的云海了。两年前，如玉向他问字的时候，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以为是同学之间的相互帮助，充其量也只有一种哥哥帮助妹妹的感觉。可这两年，他每次面对那对水汪汪的眼睛，心里就有一种冲动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动，他说不清，道不明。可一日不见就想，三日不见就盼，好像再也离不开似的。书房放“麦假”已经五天，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如玉，心里一冲动，便放开喉咙呼叫起来了。

“噉——！噉——！”“噉——！噉——！”

声音直直的，响响的，但一点内容都没有。开始，如玉被“噉——！”的声音惊了一跳。但她循声找到那个人影时，就像海面上搏击长空的海鸥，张开一双有力的翅膀，冲刺过来了。

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三十米，二十米，十米……眼看就

要撞在一起了。

就在他们即将撞击的那一霎，滚滚麦浪里突然冒出四个小脑袋，他们大声喊叫着：“撞船了！撞船了！”

云海跟如玉被突如其来的哄闹吓了一跳，脚步急刹车，定睛细看，原来是他们的四个同学在起哄：东边那个喊得最凶的光头是张大川，南边那个做鬼脸的是赵阳阳，西边那个顶着一头草装鬼的是赵石头，只有王大贵站在云海身后人模人样地傻笑。

云海和如玉恼羞成怒，扑上去就打，他们就跑，直到跑得没劲了，往麦垅里一躺，装起“死狗”来了。

“起来！起来！”云海下命令似的向躺在地上的四条“汉子”吼叫。

“起来干啥？”大川懒洋洋地问。

“起来唱歌！”

“唱歌干啥？”石头一头雾水地问。

“唱歌吓唬麻雀嘛！”

一听这话，躺在地上的四条“汉子”这才想起了今天的任务。于是立马从地上蹦起来，在云海的指挥下，唱起从九爷老师那里学会的那首《大路歌》：

哼呀咳嗨咳！咳嗨咳！

哼呀嗨咳吭！嗨咳吭！

大家一齐流血汗！

嗨嗨咳！

为了活命，哪管日晒筋骨酸。

嗨咳吭！

合力拉绳莫偷懒，嗨嗨咳！

团结一心，不怕铁碾重如山。

……

他们边唱边跑，从地这头跑到地那头，从这片麦田到那片麦

田,吓得那些鬼鬼祟祟偷吃小麦的麻雀惊慌地四散逃走。

然而,当他们唱得正起劲的时候,机灵的阳阳突然不唱了。

大川问:“阳阳,你咋不唱了?”

阳阳诡秘地一笑说:“咱们上当了!”

大川不解地问:“上啥当?”

阳阳猛地搬过大川的脑袋咬着他的耳朵噉噉喳喳起来。

大川就像梦中醒来一般,突然抓住云海的肩膀说:“好呀云海哥,你真会转移目标!”接着冲着大家喊:“同学们,咱们还没有给云海跟如玉举行婚礼呐!”

“过家家呀!”阳阳大声喊叫着。

一头雾水的大贵和石头也似乎醒悟过来,也随着阳阳叫:“过家家哟!云海、如玉要当新郎新娘了!”

大贵和石头边喊边将四手一叉,攥成四四方方一顶“小轿”,蹲在云海脚下就要抬。

云海面对这局面,心里“冬冬”地跳,可又不敢拒绝,毕竟是一种游戏嘛。他看了一眼如玉,那张桃花脸儿早红了。

阳阳没有动,他对大川说:“新郎、新娘要带大红花,赶快去采花呀!”

大川二话没说,撒腿就往那道山坳上跑,一会儿工夫便采来两朵又大又红的紫薇花,一朵插在云海的胸前,一朵戴在如玉的头上。于是,两顶“小轿”同时抬起来,随着颤颤悠悠的节奏,欢快地唱起了一首童谣:

小喜鹊,喳喳叫,
迎来一顶大花轿。
大花轿,
实在沉,
千斤小姐压死人!
小喜鹊,快来看:

新郎戴个青帽垫。
青帽垫，
红疙瘩，
里面有个小丫丫！
小喜鹊，叫喳喳，
新郎新娘戴红花。
大红花，
实在美，
新郎新娘要亲嘴！
小喜鹊，你别嚷，
回家告诉爹和娘，
爹掌灯，
娘铺床，
新郎新娘入洞房。

他们一边唱，一边抬，直到累到大汗淋漓实在抬不动了才罢休。

.....

麦假后开学第一天，老师就对学生们说：“从这个学年开始，你们就要写仿了，回家早点把笔墨纸砚准备好。”

云海恣得真想蹦个高，因为老师对他讲过，写仿的时候，他就是中学生了。

这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云海去书房给老师送饭，他见老师情绪好，就把一个长期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请教。

他问道：“老师，读私塾跟读‘洋书’一样不一样？”

老师说：“要说一样嘛也一样。古人说，半部论语治天下。可见私塾也是博大精深嘛。说不一样嘛，当然也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洋学堂有外语、化学等等，这些私塾就没有。不过那是中学、大学的课程。”

云海又问道：“读私塾也分小学、中学和大学？”

“分、分。”老师肯定地说，“你们从读《三字经》到读《千字文》这一段就是读小学。这一段主要是识字，学最基本的常识。比如说在家孝敬父母，在外尊敬师长呀等等。从读《论语》开始到读《告子》这一段就是中学。这一段不只是写写仿，还要读七言诗、五言诗，学珠盘、对对子等，学过的书还要‘开讲’，这就是说，你们读过的书，不只是背熟就完事，还要懂得书中的道理。读完这一段，你们就要读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什么的，只要把这些书弄懂、弄通，你们就可以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生了。”

云海早就把老师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了，做梦都想当一个“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”的大学生。今天，老师说要写仿，这就是说，自己已经成为中学生，离大学就不远了，他能不高兴？

开学的第二天，磁窑镇的书信挑着一担文房四宝颤颤悠悠进了书房。挑子刚落地，学生们就呼啦啦围上去，把书信围得水泄不通。买笔的，买墨的，买纸的，也有只问价钱不买的，书房大院里顿时热闹起来了。云海挤在人群中，踮着脚尖向挑子扫了一眼，嚯！里面有毛笔，有墨，有仿稿纸，啥都有。他很快就买到一枝毛笔。当他握着毛笔回到教室时，发现大川和石头蹲在教室里没出去，脑袋耷拉着，像是在想心思。

“唉！你们咋不去买笔？”云海问。

“俺家粮食都快没了，哪有钱买毛笔！”大川没好气地说。

“俺爹说，秋后打了高粱的时候才给俺买呢！”石头瓮声瓮气地说。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！云海心里酸酸的。

中午放学的时候，云海在路上找到如玉说，“今天大川和石头谁都没有买毛笔。”

“为啥？”如玉眨巴着眼睛吃惊地问。